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申徽

陸通弟暹

庠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樹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其遠祖因中原亂避地江左兩世皆仕宋官至刺史父明仁郡功曹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北海王元顥入洛以元寔為東徐州刺史寔引徽為主簿顥敗寔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徽送之及寔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之風尋除太尉

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間行入關見周
文周文與語奇之薦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
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
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
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辭也大統四年拜中書舍
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
徽獨不離左右魏文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塔剌彥隨之及榮卒

瓜州首望表榮于康為刺史彥殺康取其位屬四方多
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
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徵
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徵以五十騎行既至止賓館彥
見徵單使不以為疑徵乃遣一人徵勸彥歸朝以揣其
意彥不從徵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徵
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徵數
之曰君無尺寸功擅殺皇宗濫居方岳恃遠背誕不恭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寔不容誅但受詔
日本令相送歸關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
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
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
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
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載儉約率下邊人
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累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

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
省覽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
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
慎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吏民送者數十里
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
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中使君手迹也並
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
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

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乞骸詔許之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獲宅側忽泉出內有魚遂得供膳時以為孝感所致謂之孝魚泉從今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

大統十年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
寇難與政相失通自拔東歸從介朱榮榮誅又從介朱
兆及介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項
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傳岳軍府已亡散周文
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
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
周文以此重之後從擒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
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

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
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遁進曰青
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
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
至若以輕騎往士民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
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
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三進爵為
都昌公刺史徐州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

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
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
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
綏德郡公周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
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
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
大司馬其年卒通弟暹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

常從容謂曰爾既溫裕何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遠唯逞獨兼文雅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

庾信神道碑曰公為軍司馬有人於闇夜餉羅數十

匹閉門不受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
修隣好威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報之逞美
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
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豕生數
子經旬母死其家又有殯乳養之諸豚賴以活時論以
逞仁政所致

神道碑曰公為京兆尹家僮暮行得遺錢於道并白

純斗匹訪得其主還之

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國簿暹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以暹雖未臨已存優恤宜遂其所請以彰雅操暹在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碑之後後徙居代世為
豪右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
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士民頗悅之孝武西遷峙
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叅掌機密以恭謹
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柔然柔虛屢為邊患
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柔然
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我
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侍中柔然既滅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
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
長安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為益州刺
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尚清靖為夷獠所
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乞骸詔許之卒諡
曰定子嶷嗣少知名卒於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嶷弟
徽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徽弟徽
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徽弟嶷性弘厚有

局度以齊右下大夫代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
焉及帝出惟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
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至戶部尚書

楊薦字承略秦郡寧夷人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
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介朱天光入
關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
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遷仍除荐直閭將軍時孝
武林馮翊長公主嬖居欲以妻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

旨薦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請之孝武即許焉及欲向
關中薦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
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
子大統元年柔然請和親周文遣薦與楊寬使并結婚
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柔然魏文帝郁久閭后崩
周文遣僕射趙善使柔然更請婚善至夏州聞柔然貳
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薦往至柔然責
其背惠食口并論結婚意柔然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薦助鎮過薦知景醜覆遂求還具
陳事實周文恐柔然乘虛寇掠乃遣薦往更論和好以
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周孝閔踐阼除御伯大夫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
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
先約計已定將執薦等送齊薦知其意正色責之辭氣
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
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

旨遷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突厥還行大司徒從陳公
純等逆女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
刺史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靈州刺史慶少開悟有
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
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踐阼晉公護引為典
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侍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
功賜爵始安縣男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

和好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
納女為后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
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柔然結婚遂
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
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
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
因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
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慶信著北

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
前後使來達我國喪者皆碧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
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
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兵部中大夫進爵為公
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上
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進柱國
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於鎮贈上柱國諡曰莊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父和太和中陵江將軍南討

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
莫報若安厝畢方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
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剛少機辨有幹
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加閩內都督及孝
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告召東景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
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

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虔憐勸令歸關西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齎書申勅荊州剛還報虔憐仍說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灊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以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

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之魏興
齊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珪等懷珪即與剛盟歃受
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
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
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梁人禮送勝信等頃
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圍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
史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
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周書曰拜剛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
七軍延孫為長史楊伯簡所害剛擊斬之時河南城
邑一徙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渡河築城剛前
後下景三郡破其行臺梅遷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
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陵復獲其郡守二
人時流言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及率騎
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馮除營州刺史

進爵為公渭州人鄭五醜搆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
今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
景在東為卿所困黜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時五醜已
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遂
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陵郡屬宇文貴等西討
詔剛行渭州資給糧餼

周書曰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
皆盡其力用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踐阼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
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濱江負阻
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
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
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以無功還卒於路贈中浙涿
三州刺史諡曰成子仲卿別見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家於代昶少聰敏有志節弱

冠以材力聞周文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邛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

周書曰左右莫對昶請行太祖壯之

遂令昶使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將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相率降氏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

州周文即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地鎮將氏俗荒獷昶咸懷以禮莫不悅服暮歲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人誘說離間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為咸來見昶乃斬其首逆者二十餘人餘眾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開等反昶

復討擒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大弋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為援昶遣使報果為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

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叱及氏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
昶討斬之昶自以擢居將帥傾心下士鹵獲氏羌撫而
使之皆為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
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
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
部尋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周文
初定關隴悅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

刑獄參軍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於高歡始為鄉黨之情未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所圖既大

不卹小嫌既能背德高氏豈肯盡節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周書曰十四年從大將軍楊忠征隋郡安陸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匱乏悅出廩米六百石分給之

後累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揚賢悅乃貽之書

周書載書曰達奚公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先附者
賞後服者誅名兵糧既少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
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
其利韓信背項黃權歸魏事有變通今其責也

賢逆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
易可圍也若蜀兵更至攻之甚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
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

周書作其將梁深

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
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
刺史事招攜初附吏民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
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久
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情其
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姦禮康非
理陵辱軍人折之悅及康並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
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踐阼依

列復官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兩進爵至河北
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
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于位子康嗣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
珽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文表少而脩謹志存
忠節

周書曰好讀左氏春秋畧舉大義

起家為周文親信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

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令文表典之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綠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綠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

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落甚強凡討之者皆四面環攻以分其勢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為進趨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

桓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桓稜獠相與聚議猶豫問文表
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
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為
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
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
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峻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
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道有不通處即治之乘高而
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峻要文表頗

金少曰
卷一百一十一
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
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大得民和
愚按文表平獠始末原載獠傳今改附文表傳以著
其功

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
時開府毛頤

周書毛頤作于頤 愚按隋書于頤傳亦有此事北

· 史作毛頴誤也

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
懷異望頴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
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頴遂手刃文表因令其
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乃馳啟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頴
為變遂授頴吳州總管以失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
罪頴特聽文表子仁海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

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見之論功為最賞物甚厚

定有勇略累從征伐必臨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廢帝二年以宗室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隨例降
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
豪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及
定代還羌豪等咸懋慕之保定中累進大將軍天和二
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考明帝欲因隙攻取
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
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
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徽等水陸

來拒

周書曰時量等以定已渡江勢分先與水軍交戰

皎為陳人所敗脫身歸梁定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
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趨
湘州而湘州已陷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
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詐欲力戰以死而定長史長
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乃許之與度等刑牲歃血解
伏就舟為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由送詣丹陽屠數

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樹字顯進立平高涼人父猛為縣令樹少豪俠有志
氣魏孝昌中尔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
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樹
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北海王元顥入洛孝
莊北渡太行

周書曰元顥入洛孝莊欲就尔朱榮於晉陽詔樹率
其宗人收舟馬渚樹未至帝已北渡太行樹遂匿所

收船不以資敵

及榮奉孝莊南討至馬渚樹乃具舟濟王師顛平封肥
如縣伯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
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遣鄴周文欲
知其所為乃遣樹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
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樹
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樹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
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

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邨郡
白水令樹與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邨郡舉兵應朝廷周
文許之樹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
內外俱發遂拔邨擒其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衆議
推樹行郡事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邨郡守以
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謀人誘
說東魏城堡旬月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
諸城並請內應大軍因攻拔之以樹行正平郡事左丞

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道元等
為殿搆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搆
威聲棄城遁搆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搆有謀略堪委
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搆威恩夙著所
經處多羸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
折于洛出兵逆戰搆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
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
尉景攻臨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

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
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入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
軍四道赴援故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
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
拔還邠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
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
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拒守汾橋其夜樹從他道濟
遂襲克之邠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樹

又率兵攻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鹵其
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邛山之戰樹攻拔
柏谷塢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樹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
率騎追樹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
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樹久從軍役未及
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
神武園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樹恐入寇邵郡率騎

禦之景遠聞樹互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
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
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開府復鎮邵
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
攻其四戍拔之時以東軍不出乃追樹還改封華陽縣
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
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出軹關然樹自鎮
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

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
樹軍樹以衆敗遂降齊樹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
及軍敗遂就幽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
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沈文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以溫
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戰功預披荆義結周
族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拱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
抑亦情兼惟舊陸暹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

延譽之能蒞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
峙建和我之功楊薦成入關之策趙剛克剪凶狡趙昶
懷服或先料侯景文表誦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
機先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
用黃權權解路楊樹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
可嘆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其樹之謂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一百五十七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一

趙肅

李彥

梁昕

郭彥

皇甫璠

子叔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括

檀翥

孟信

宗慄

劉

璠

子詳
兄子行本

柳遐

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嘗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竒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

有遠畧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褒曰此天授也何疑乎

周書載褒曰今王室凌夷使君英武恩結士心若總兵權據關中地此天授也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不乘勝取平涼反遁營洛水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

周文納馬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叅軍賜姓侯呂陵氏大

統初遷丞相府從事中郎又拜丞相府司馬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

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
諸盜咸首盡褻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罪許以自
新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
州刺史羌胡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家侵漁百姓同於
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褻乃悉募貧人充兵士優
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賑給之每西域商貨
至先盡貧者市之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為會
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三水

公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喪至適會寇來及不下屬縣人既不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益懈不為營壘喪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喪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之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老請致仕許之天和

五年拜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
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
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世事河西沮渠氏滅始歸魏
父申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
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
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
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聞之謂人曰趙肅洛

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封河清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稱之十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

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執別見

張執字元執濟北臨邑人父崇高平令執少好學志識
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交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執嘗謂所親曰秦雍間必有王者爾朱
氏敗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執為記室叅軍典機密尋
轉倉曹時穀糶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執曰以私害公
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糶粟以
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執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

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
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
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高識遠度非遇管所及椿曰
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為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
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
中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
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賜姓宇文氏恭帝
二年累官至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

質執性清素臨終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為
中外府記室叅軍中山公訓侍講早有才名性頗輕滑
時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
操好學慕古魏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
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累遷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
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廢帝初拜尚書左丞彥
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

嘗懈怠斷決如流畧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明察
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拜兵部尚書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
司馬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間恂恂如也
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蒞職
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
誠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為櫬葛屨為絨下不亂泉上
不泄臭實吾平生志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

歛以時服葬於硤磻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
其念哉朝廷嘉之不奪其志

郭彥太原陽曲人其先徙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
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大統十二
年初遷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稱著
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
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
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

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接應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擄獲之以南安無備竟引軍掩襲

周書曰顯外兵參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納之彥引兵入

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

周書曰彥秩滿還朝吏兵號泣送二百餘里

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迴
攻洛陽迴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
鎮之

周書曰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圖欲
南轅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接若向江畔立功更
非朝廷意固執不從兼畫攻討之計景宣乃引軍圍

之遂降其城仍以彥鎮之尋以洛陽班師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倉卒境內騷然朝廷以彥威信著東南令鎮撫吏兵畏愛之

天和中為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藍屋父勸農中散大夫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

周書曰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

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再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明帝初爵胡城縣伯天和初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璠少忠謹有幹畧周文帝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保定中累遷蕃

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和平小心奉法守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著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

隋書曰前後長使司馬皆一時名士

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

諒甚敬馬場帝即位諒用諸議王頗謀發兵誅數諫止諒不納誕流涕以死固請

隋書載誕諫曰竊料大王兵衆非京師敵加以君臣位定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節必有松喬之壽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掛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敢以死請

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諫屯清源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

以誕亡身殉國嘉悼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
子無逸嗣尋為清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舊爵例除
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與侯初漢王諒反州縣莫不
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
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
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隋書載模言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
効命豈有大行梓宮未掩翻為厲階者乎鍾葵失色

曰司馬反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
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
銀青光祿大夫劉宇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
中大夫劉仁壽中為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諫反師陷
其城賊帥墨弼

隋書曰弼臨之以兵劉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

執送偽將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劉正色拒之誓

以死會鍾葵敗劉遵免

隋書曰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劉拒之再三鍾葵忿然作色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劉曰忝為縣宰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復迫以偽官死生惟命餘非所望鍾葵怒甚復將斬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大敗劉得免

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馮

翊郡守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
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
山東諸軍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
聞孝莊遇弒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孝閔
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啓慶之為行臺吏部
郎中大統初從周文東討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東魏攻陷
正平遂欲經畧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

之戰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
拒強敵時稱其仁

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除度支尚
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
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奢華志量淹和有
儒者風度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
教授諸王卒於祕書監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
成人志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

然名德富貴莫及此兒仲畧亦重昂志氣深然之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從州刺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外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深感悟歸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
違之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
隸上士保定二年為小吏部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
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民軍之務皆委決焉昂
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於通
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多從逆昂
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者拒戰莫有怨
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叛圍郡城

周書曰昂謂同列曰凶徒狂悖若待上聞或淹旬月
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拯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
百姓專之可也

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
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
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
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
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

滿還京首領皆遂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
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
有雅量家於雍州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
八舉文學對策高第建德歷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卒於家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
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能幹魏正光中州郡主簿

起家奉朝請

周書曰子直嘗奉魏臨淮王彧命招撫淮南諸盜旬日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故

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脣齒周文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

兼丞相府記室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
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
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畧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
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
為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
洽於民部內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
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即宣帝也

時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遂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
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昂使馬陳文大悅即遣使
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
奉使稱旨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還國陳文謂
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
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陳之介
弟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
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

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乃云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接遇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

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受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

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玉其恩猶在且怨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陳宣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闕中當亦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

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樊鄧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才辯嫻於專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柩杲受以歸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加開府儀同大

將軍隋開皇元年以果為同州總管進爵義興公累遷
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卒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
徐遵明長於論議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
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
有守禦勲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于如薦為尚書
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關西
大行臺郎中與姚弋瑒茹文就俱入關為行臺賀拔岳

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
議遣赫連達迎周文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為關西大都
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拜
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
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汝陽侯大統四年
以訕謗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務兼軍國而手不釋
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
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為

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愚按思禮既賜死又贈官則所云謗訕朝政非謗訕也與勝紹等謗議之書必有可觀史臣何以不載其

槩

時有博陵崔騰董紹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為丞相府長史紹為御史丞亦以投書謗訕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世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當欲辨折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

為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及
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為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
流叅軍招陳策請離間其黨葛榮竟殺修禮自為魁帥
以功進爵高廣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
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
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誅爾朱
世隆屯兵河橋孝莊以招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渡引
馬場河內之衆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

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
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
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陽永熙末從孝武
入關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
遺闕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
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
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父江大常少卿翥十歲喪父

遷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鄰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瑯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為魏孝明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暹為行臺鎮北雍州表翦為行臺郎中孝莊既誅爾朱榮暹使翦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周書曰翦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翦為之

後孝武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後坐談論輕躁為黃門侍郎徐招所紿死於廷尉

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魏孝武入關官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餼饋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

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狔
爵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擊狔進之酒
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兄子賣之擬俱
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信適從外來見賣
牛人方知其賣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
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
帳下人周文聞而歎異未幾舉為太子少師遷太子太

傳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
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
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其先家於江陵父高之梁山
陰令慄少聰明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
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孝元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

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孝
元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
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於
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以為孝感所致孝元即位
累遷吏部尚書慄父高之先為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
慄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後高之理雪慄恒菜食鄉里
稱之在孝元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
酒沛國劉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便忠孝

並無慄不能對慄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孝元議遷建鄴唯慄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以慄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其先以永嘉亂從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以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為上黃侯蕭粦所
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粦懿
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氣使才不為之屈綰嘗
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詰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屬色
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粦以為屬已辭色不
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去粦謝之乃
止後隨粦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遺疾璠弗之知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

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髯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髯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髯素重其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修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叅軍修為梁州又補為中記室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修以璠有才畧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

定璠喟然賦詩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
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修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
議叅軍仍領記室梁孝元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
議叅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屬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
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孝元尋以修紹鄱陽封且為雍
州刺史復以璠為修北平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
蜀以璠為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為
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渡江

歸漢圖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
憾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
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
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
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
厚贈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
曰敢不奉揚威靈克剪姦宄紀於是遣使拜修為益州
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

西屬達奚武庫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素
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
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
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
鄭尚拒守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惟令全修一家璠乃
請於朝周文怒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
側曰此烈士也

周書哉周文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

力也 愚按赫連連傳曰言不忍急攻受城主蕭循
降者謀出於達璠力耶抑達功耶史官自相矛盾未
知孰是

周文既納蕭修降又許其反國修至長安累月未之遣
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雄湯
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
湯武猶望匹伊呂何桓文不若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
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

我耳即命遣修修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
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
作雪賦述志

周書載其詞曰天地否隔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
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霧霏
皎潔暹朝陽之暄煦就凌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
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
有以昏空理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

滌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為同
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
溟濛綏綏兮岷岷濛濛兮泯泯因高兮累仍藉少兮
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
若西崑之閭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遂所適遇物淪形
觸途湮迹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
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為絳值河
濱而成赤廣則瀟淪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

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之精實長
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
之壁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文冰木而凋林
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理魂於樹裏漢
使遷饑於海陰斃雪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
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惟
有變白作泥沈本為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
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

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
可雪

初蕭修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
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在職清白簡亮
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蒞職未朞生羌
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貲產唯璠秋毫無
取妻子並從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
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石嘉其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歎異陳
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
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徵幼聰慧
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至孝伯黃門郎璆有名江
左在嶺南時而竒之乃令名祥字休徵

其以晉王祥比之乎不然何名與字俱同

後以字行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
室叅軍江陵平隨例入關齊公顯名為記室府中書記

皆令掌之憲進爵為王又為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
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其文也累遷車騎大
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
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
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
世璠兄子行本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
王紀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遂與叔璠璠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伐故事天子臨軒掌朝曲筆硯持至御坐則
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
欲取之行本執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
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安
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隋文為丞相尉遲

迴舉兵攻懷州行本率吏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
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帝嘗怒一
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
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
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致笞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
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邇
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

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竒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帝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禮帝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

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
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
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
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
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外行本
時內閣下聞之行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付
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

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
置臣庶子欲輔導殿下正道非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
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責憚其方正無敢至門由是請託
路絕吏民懷之未幾卒於官文帝甚傷之及太子廢帝
曰嗟乎若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柳遐

周書遐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父季遠梁宜都太

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志篤好文
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達事伯
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
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官位當復及吾宜勉勵以應
嘉祥也梁西昌侯蕭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民禮修
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
覩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工部

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於此見矣梁宣帝時為岳陽王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尋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乃辭梁宣曰陛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誠臣等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鑿蹕

進無益塵露退有虧先旨梁宣重違其志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梁宣殂避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避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避導民務先以朝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下皆感化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避有至行初為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避自襄陽奔赴六日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

人相顧失色避抱襯號慟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唯得人吮膿或望微
止其痛避應聲即吮旬日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
裕畧無喜怒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短尤尚施與家
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奉行之有子子靖莊最
知名晴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選入
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民
畏愛之然性愛閒素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

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時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
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
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於
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
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也時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
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浚臨州賚以几杖
并致衣物靖惟受几杖餘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
皇中壽終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

陽蔡大寶有重名江左梁宣帝為岳陽王大寶為其諮
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遂以女妻之俄梁宣
辟為參軍及稱帝累遷鴻臚卿隋文帝輔政梁孝明令
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孝明有異志及莊還
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
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已至後方見
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
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迴連衡進可盡節周武退可席

卷山南惟孝明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孝明日尉遲迴雖曰舊將昏髦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非有匡合竒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

隋書曰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力楊氏此三語乃莊所以料周也北史何以刪之

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詐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愚按梁所重在本國其臣以此為言則可若周臣則不可

孝明深然之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孝明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愚按梁明不用衆言猶梁宣不用尹德毅言時未可耳乃是此而非彼何也

隋文踐阼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

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柳莊耳高頻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慙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

隋書載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以與

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伏願思釋
之言天下幸甚

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
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
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
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
循良播美李彥魯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

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果之徒並
關右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舉或張旛出境有專
對之材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曹魏文帝云文人不
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
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懍才辭幹局見重梁
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囚不與圖存者
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
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畧而屬辭

此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骨鯁柳遐立身
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志墳隴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
主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
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可慨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